

[美]芭芭拉·麦考斯/著

任静生 张爱明/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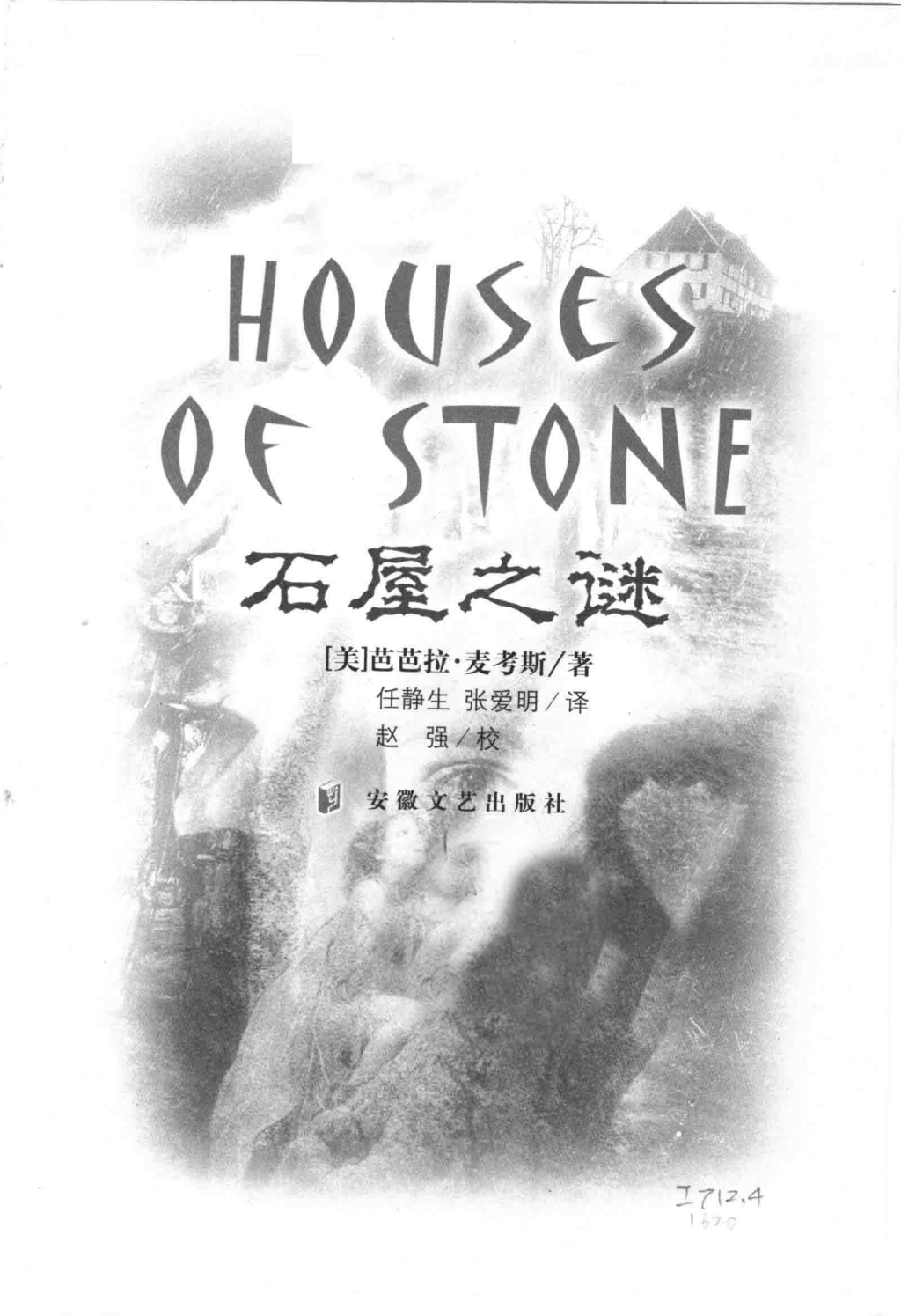
赵 强/校

HOUSES OF STONE

石屋之谜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HOUSES OF STONE

石屋之谜

[美]芭芭拉·麦考斯/著

任静生 张爱明/译

赵 强/校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I712.4
162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屋之谜/(美)麦考斯著;任静生,张爱明译. -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1.9

ISBN 7-5396-2048-X

I.石… II.①麦…②任…③张… III.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6587 号

石屋之谜 (美)麦考斯 著 任静生 张爱明 译 赵强 校

责任编辑:徐海燕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安徽合肥义兴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12.25

插页:2

字数:300,000

印数:5000

版次: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048-X/I·1894

定价:18.5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译者序

《石屋之谜》讲述的是一个颇为引人入胜的离奇故事：英语教授凯伦·霍莉维有了一个关乎其事业发展的重要发现——一本破旧的褪了色的手稿，这是19世纪一位被称作伊斯梅丽的诗人的“遗失的杰作”。凯伦着了魔似的深入研究，力图揭开躲在这个神秘名字背后的那个神秘女人的面纱。但是，她寻找的线索却隐藏在那首诗的字里行间——同时在她面前展开了一个幽灵的故事，一个来自过去的受苦的声音……

小说的作者芭芭拉·米歇尔是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的畅销作家，是芝加哥大学研究埃及古物、建筑等的埃及学和哲学博士，同时也是美国犯罪文学作家联盟主席。1986年，她曾以其传奇悬念作品而荣获第一届安东尼大奖。其著作颇丰，畅销全美，声誉卓著，诚如一位评论家所言：“一位作者如此深得民心，以致公众图书馆不得不十分郑重地保管她的作品。”

作家在小说中不仅以其娴熟的创作技巧，奉献给了读者一个扑朔迷离、充满悬念的故事，而且以作家应有的社会及历史责任感，揭露了19世纪及以前美国妇女地位低下，备受歧视的社会现实。通过凯伦等知识女性的奋斗历程，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：那就是即使在社会已明显进步的今天，女性要

在文化、经济等社会各方面获得与男性一样的权利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

由于时间仓促,加之译者水平有限,译作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,敬请读者见谅并欢迎不吝赐教。

译 者

2001 年 7 月 31 日

目 次

译者序	1
主要人物表	1
卡茨特家族图谱	2
第一章	3
第二章	22
第三章	45
第四章	69
第五章	93
第六章	122
第七章	145
第八章	165
第九章	189
第十章	213
第十一章	236
第十二章	257
第十三章	284
第十四章	304

第十五章	328
第十六章	345
尾 声	375

主要人物表

西蒙·哈利特——版本收藏家、书店老板、手稿的发现者；

凯伦·霍莉维——考尔豪恩学院文学博士、助教；

比尔·梅耶——耶鲁大学副教授；

多萝茜·安吉拉——伯克利学院教授；

琼·布里特曼——凯伦同事、女友、社会学家；

莎伦·弗劳德——凯伦同事、女友、心理学家；

玛格丽特·芬妮弗洛克(佩吉)——凯伦同事、女友、历史学家；

卡梅伦·海斯(卡姆)——手稿的所有者、安伯利家族地产所有人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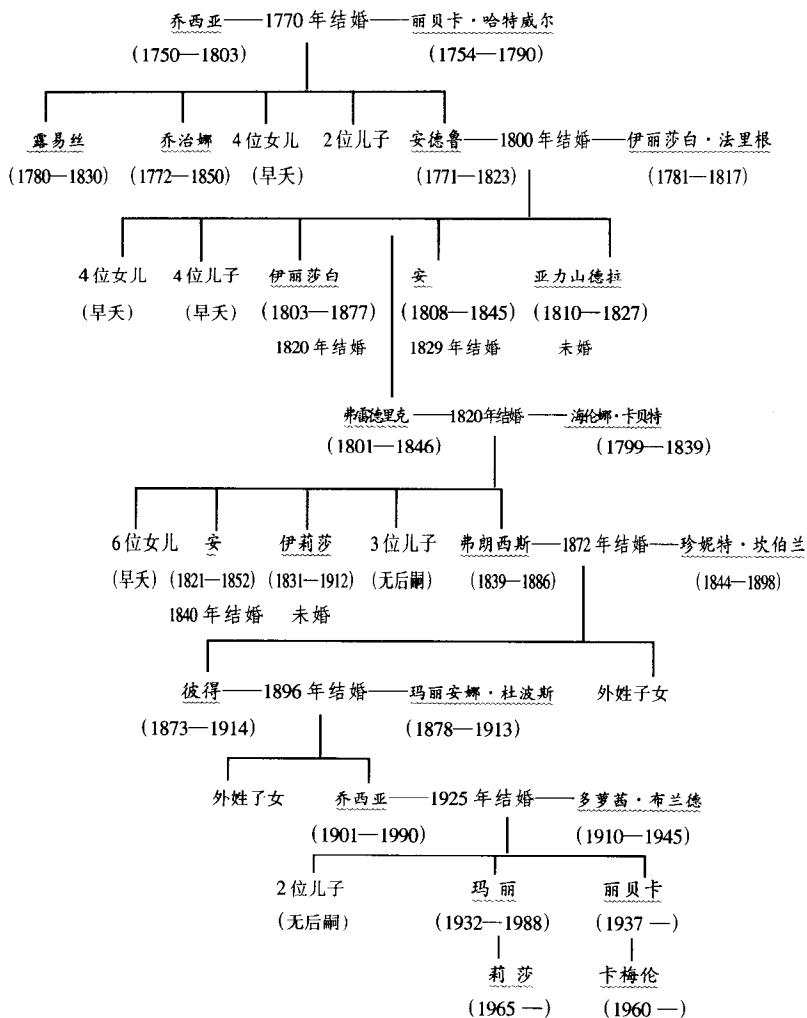
莉莎·法尔伍德——卡梅伦的表妹，手稿的所有者，安伯利家族地产所有人；

米兹·福勒夫人——房东；

泰娜·麦迪逊——镇图书馆管理员；

罗伯特·曼斯菲尔德(鲍比)——福勒夫人的侄子。

卡茨特家族图谱



第一章

文学不是女人的事,而且也不会是女人的事。

——索塞致夏洛蒂·勃朗特的信,1837年

但愿西蒙不是这样一个爱恶作剧的人!

与她打交道的其他书商可不乐意拿自己的买卖开玩笑,他们中有一位曾隐晦地说,这种事就像兜售书籍给一个不知什么是文字的部落一样,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可是西蒙偏偏跟别人不一样。他专门研究古珍品书籍,他的观念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拥有欧洲伯爵头衔的浪漫小说家。上一次,他气喘吁吁地向她暗示,他有惊人的发现,待她赶到巴尔的摩,她才知知道所谓珍品原来是芭芭拉·卡特兰的全套作品。

当凯伦气急败坏地大光其火时,西蒙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:“这是你的研究领域,难道不是吗,女性小说家?”如此这般的争吵并不会破坏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。事实上,就是他们之间这种不断发生的挖苦与争论,给一种原本不会存在的关系带来了魅力。

从任何一个角度说来,西蒙·哈利特都可说是凯伦·霍莉维的对立面:西蒙年近七旬,凯伦还不到四十;西蒙又高又瘦,

凯伦却体态丰满；西蒙自称是大男子主义者，而凯伦的学术专业是女性文学。她在一所女子学院获博士学位并担任助理教授；而他从未涉足过一所学院或大学校园。但凯伦却认为西蒙是她所遇到过的最有学问的人之一。他至少接触过上百种学科，从全球到巴尔托克^①，从政治学到柏拉图，从狗到树木年代学。

他和凯伦对于上面所提到的事儿没有一点儿共同语言，但是，是什么把他们牵在一起，为什么会在心里保留这一份愈来愈强烈的情感？尽管他们之间只是偶尔联系，尽管双方的意见极端的不同。在驾车沿着 70 号公路前往巴尔的摩环城路的途中，凯伦思考着这个问题。路上没什么车辆，在这条她多次驾车走过的路上开车，哪怕是摸黑驾车她都没问题。

尽管离天亮只有半个钟头，可天空仍是黑沉沉的，厚重的、蜡灰色的云团在天空翻卷着。

凯伦打开了车前灯。“该不会下雪吧”，她自忖道。她希望无论如何也别下雪。从巴尔的摩到她家差不多有 100 英里，有些路段是盘山公路，而她第二天还有安排得满满的课程和会议。但她无法抗拒西蒙那诱人的暗示，就如同一个人在禁食一个月后无法拒绝食物那样。你听他那典型的、撩人的含糊语气：“不，我不能描述它，你得自己来看看。若我是对的，我一贯正确——这将是 你难得的重大发现。”

老天究竟怎么了？几片雪花飘落了下来，停在挡风玻璃上。凯伦打开收音机，想听一听天气报告——其实她又能对天气做些什么呢？再说她也不想掉头回去。她想，要是西蒙再弄出一个“卡特兰全集”这样的噱头，她真要杀了他。

她伸手想去关掉收音机，就在这时，一首小夜曲的旋律飘

^① 1881—1945，匈牙利作曲家、钢琴家、音乐民俗学家。

进她的耳朵,她的手指骤然僵住了。这就是答案,就是她自问她与西蒙之间为什么会有友谊的一个答案。音乐。在她与他相识之前,她从不在意那些古典作曲者,但当与西蒙在一起时,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他总是要放一些背景音乐,许多时候,当他听到自己最喜爱的片段时,他便提高音调,让低回耳畔的背景音乐变成喧闹的前景音乐。西蒙认为莫扎特是永生的最伟大的作曲家,约翰·列农位居第二。

还有其他原因吗?当然,还有西蒙的幽默感,甚至在他最令人不能容忍时,他仍是有趣的。当她被冒失的愚蠢行为和粗鲁的言语冒犯时,他的那些嘲笑式的论调诸如世界就像是一个行星级的收容所云云,便使她没了脾气。

还有另外一个原因,早在他们刚刚交往时她就认识到了,让她吃惊的是,直到她认识西蒙,她才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会有这样强烈的吸引力,而且这种吸引力与年龄和其他现实的因素没有关系。他从未做过什么或说过什么让她感到不安,她知道他永远不会那么做。这只是一场游戏,一场他以娴熟的技巧操纵的游戏,虽然她永远也不会像他那样擅长于此,可她已经学着去欣赏这个人的古老的处世规则。

还有,就是他们对书有着同样的热情。谁知道这种热情从何而来?有时凯伦觉得这种热情是与生俱来的。

她对电视没有兴趣。在上学的路上,她边走路边看书,甚至边刷牙边看书,边打扫卫生边看书。她不爱淋浴而更爱泡澡,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浸泡在水中读书了。当妈妈不许她把书拿到餐桌上时,她就全神贯注地看早餐麦片盒背面的文字。她爱闻书散发出来的香味,喜欢触摸书,喜欢看着书架上那一排排的书。

西蒙也有同样的感受。与其他书商不一样,他不仅仅对商品的目录有兴趣,对这些书籍本身也同样有兴趣。卡特兰

选集是个意外，一个使他忍俊不禁的笑话。在其他的一些时刻，他提供给她书都是名副其实的好书。

这次会怎样？该不会是夏洛蒂·勃朗特最后的小说中缺失的章节，或是爱米丽·迪金森不为人知的诗作？她想着心事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拖挂车猛地开进她的车道，凯伦急忙踩住刹车。她已驶进环城路。路上车来车往，她得专心驾驶，不能再对那些“惊人的发现”想入非非了。

这种发现虽然不常有，但确实发生过。她曾有过一个重大的发现。

她是个购书狂，这种狂热使她长期忍让的家人也不得以暴力威阻她。他们反对她每个月买进一个书柜，他们烦透了家中无处不在的书，椅子上放着一堆，电话旁堆着几本，桌子上散放着一些，真让人受不了（她的母亲咬牙切齿地说）。他们反对她把书摆放在楼梯上，床铺下，钢琴上。顶楼摆满了书，地下室摆满了书，就连客房都……

她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，更是削尖脑袋到处去搜罗书——但不是去像西蒙的那种昂贵的古籍店，而是去黑暗的、散发着霉味的鸽子笼似的文件格架中间寻找，在这种地方，最便宜的书花上二角五分的硬币就可以买得到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她发现了一本薄薄的诗集，诗集的作者是一位自称伊斯梅丽的女子。它被扔在一个装着一堆破旧书籍的纸箱里。纸箱上两行手写大字：“二角五分一本，三本五角”。凯伦仅看了那本小集子两眼——尽管它的封面已经被撕掉，它的书页被水渍浸蚀，就好像有一团泥沾在上面——就被吸引了。有几页书边粘在了一起，她随意地用一个手指插进书页，打开了书。

后来她想，要不是最初碰巧看到了那首非比寻常的诗，她

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应。

尽管有错误,尽管有些行文不通,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鲜明个性令人难忘:“他们关我在石屋……死亡之中无胜利——只有沉静的黑暗……”坐在阴暗的人行道上,凯伦想方设法——揭开了粘在一起的书页,渐渐的,这本书的价值显现出来。她意识到了这一点,她开始有点儿懵了。

由于封面丢掉了,扉页暴露在外面,又脏又破,凯伦只能辨认出两个字:“诗歌”,还有一个显然是作者的名字或笔名“伊斯梅丽”。没有日期。凯伦见过类似的其他书籍。它有可能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印刷的。这正是她的研究领域——十九世纪女性文学。她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位叫伊斯梅丽的作者。

她付了钱,带着她的发现回家了。她花了整整六个星期查阅文学书籍,但没有找到这么一位作者。她又花了六个月来准备这些诗作的翻版工作,为诗歌作注释,作脚注,并配套了所有必要的学术性的索引。

伊斯梅丽肯定不是爱米丽·迪金森,她的诗作决没有那么莫测高深。事实上,凯伦一直未能确定这位女作者到底是谁。伊斯梅丽也许是一个假名,取自古典希腊戏剧《安提戈涅》中妹妹的名字。那些追求写作的女性在她们早期创作时很少敢用自己的真实姓名。她们的姓名要么隐藏在“一位女士”的匿名后面,要么则会选择有男子气的名字或模棱两可的名字来取而代之。使用假名为书籍的出版年代提供了证据——手工制作的纸张,印刷技术——但它无法让人识别出出版者。这本书必定是私下印刷,而且版次很有限,出自一个由作者自己掏钱印刷的出版社。这位女作者自费出版了自己的作品。

西蒙的发现有意义吗?城区的建筑物和来来往往的车流使凯伦的车速减了下来,她驾着车,沿着城市的道路缓缓地行

进,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期待的情绪。然而,她又试图说服自己此行不虚。因为几个世纪来,女性作者在文学地位上向来被忽视被冷落,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被湮没在无人知晓的角落,正等待着人们的发现。西蒙知道她的兴趣。他说过“正合你的胃口”,“你不信的话,我也很难相信自己……”他一定不会存心让她失望,把她从大老远的地方叫到巴尔的摩来,而让她徒劳一场。西蒙是个开朗的老人,渴望她的友谊。

西蒙的书店坐落在火车站北边的查尔斯大街上。她将车子停在靠近书店的一个地方,下车步行。这时雪下大了,一片片羽毛似的雪花轻柔地落在她的睫毛上。推开店门时,她清了清嗓子,唱道:“很少有我心爱的东西……”

柔和的音乐从店堂后面传来,直冲鼓膜,这是歌剧《魔笛》中夜女王的咏叹调。最高的几个音符就要钻入她的脑袋,凯伦赶忙用双手捂住耳朵。在后堂阴暗的灯光下,她看见西蒙正坐在写字台前。台灯的灯光在他那瘦削如同雕刻般的脸上投下一道可怕的阴影。

“关掉收音机!”凯伦叫道。

西蒙惊愕地看着她,“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”。但音量却降了下来。西蒙走向凯伦,握住她的双手。

“你居然在我欣赏大师的作品时,用噪音干扰我?”

凯伦大笑着让西蒙帮自己脱下了外套。“挂在挂衣钩上吧,”西蒙说道,“衣服湿了。雪下得大吗?看来你最好在这儿过夜了。”

以前凯伦也曾有一两次在这儿过夜,但她不喜欢这样,因为西蒙总是坚持把床让她睡,而自己则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过夜。

“不行,明天我还有很多事情。这场雪看起来也不会下得太大。要是我不耽搁太长时间,我回去没有问题。”

西蒙对这个暗示心领神会，他两片薄薄的嘴唇古怪地咧着，似笑非笑，但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陪着凯伦向店堂后面走去。

松软厚实的扶手椅子套着褪色的亚光印花布，一盏阅读台灯，一只电水壶正喷着云朵样的水蒸汽，一块被岁月之手抚弄得柔软的波斯毯装点着一个小巧的壁龛，这里面是书——西蒙的圣所。这一切只有与他最投缘的客人才能享有。

凯伦坐在厚软的扶手椅上，大喘了一口气，由着西蒙给她端来咖啡，拿来蛋糕盘。她一点胃口也没有，不仅仅是因为对西蒙那神秘发现的渴望，也有连续几天来的焦虑和奔忙。这一切不快，看来要在这里溜走了。放松肌肉，未完成的工作变得无足轻重，担心也溜掉了。西蒙营造的这个友好、亲密的气氛有些作用了。但对凯伦来说，只有那些书才是最具吸引力的。

“一小时前刚刚烘烤的蛋糕，”西蒙说着，送上盘子，“从拐角那家波兰人开的面包房买的。”

凯伦推开盘子，说道：“我正在减肥。西蒙，你在搪塞我，我讨厌你这么做！书在哪儿？是什么书？”

“安静点儿，”西蒙抬起一只手示意她静下来，接着他又开大了音量。顿时，亚力山大·吉布里斯那美妙的男低音充满了整个房间。这也是凯伦喜爱的咏叹调之一。她一边听音乐，一边端详着西蒙那张全神贯注的脸。这真是一张奇妙的脸，这样瘦，脸上有一种洁净直率的骨感美，他的头发平直光滑地贴在脑袋上，像是一顶磨得光可鉴人的钢帽。他仍是一位清秀的男子，年轻时的他一定是一位翩翩少年。

美妙的音乐渐渐消失在寂静中，西蒙轻吁了一口气。“也许只有这种不亵渎神明的音乐是出自上帝之口。”他引述着不知是什么人的话。

“嗯，”凯伦知道逼迫西蒙是无用的，但她需要找一个突破口。她顽皮地说道：“这种音乐是令人崇敬的，但你必须承认歌词太土了，还有些大男子主义。听听，‘坚持下去，我的孩子，你会成为一个男子汉’。可怜的帕米娜怎么办？她陪伴男友艰苦跋涉，经历了七座地狱，她怎么不能也被称作男子汉？”

西蒙猛地咬了一口蛋糕，碎屑纷纷落在他的衬衣前襟上。他掸掉碎屑，开口了：“你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。德语里男人和女人的单数都是同一个词，而男子汉意思是——”

“强大的男人。”

“不！更精确的译文应该是‘超群的人’，超群的意思有杰出、高尚、正直——”

“算了吧，我们先前讨论过这个问题。西蒙，你是在拖延那个悬念，你这么做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是。要是我现在就拿给你看，你会夺过书，马上走人，那我们就没有了这短短的快乐时光。”

“西蒙！”

“还有，我将不得不报告警察，说你偷窃了一件贵重的物品，让他们去抓你。”

“贵重的？你指的是金钱价值还是——”

“在各个方面。”他尽量向后靠在椅子上，台灯的灯光使他的脸看上去有些阴暗，加深了嘴角旁的笑纹，把他的眼睛隐藏在阴影的深潭中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幅精致的摩菲斯特绘画。

“午饭我吃菜燉牛肉，而你也不必减肥。你年轻，应该有一个健康的胃口，来块蛋糕吧。”凯伦顺从地拿了一块蛋糕。

“诺曼怎么样？”

凯伦恰好借满嘴的食物拖延了回答。她想不到西蒙为什